

周子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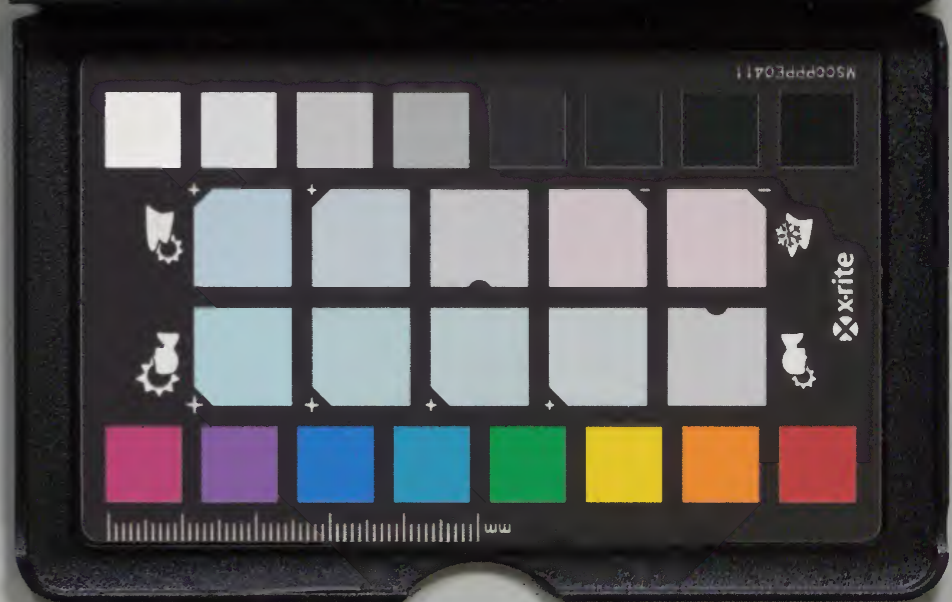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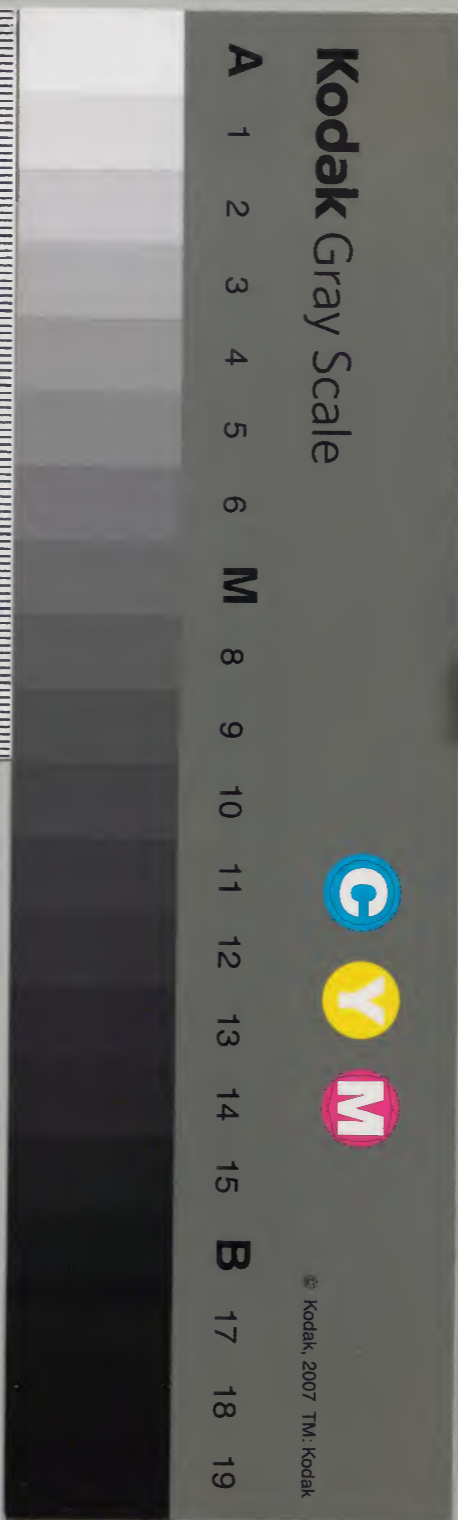
二二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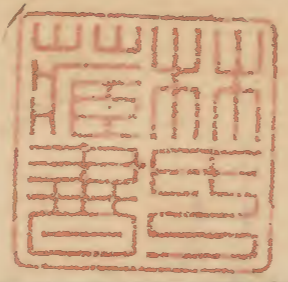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三五		
類	號	函	架	冊
		二〇五		
		一七五		
		一六		

內閣文庫		漢書	九三五	
類	號	冊	架	函
		一七五		
		一六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355
冊數	16 (2)	
函號	298	137

周張全書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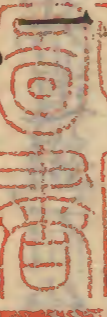


周子全書卷之二

宋晦翁朱熹註釋

明後學徐必達校正

通書一



淺草文庫

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姓周氏名惇願字茂叔自少即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槩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散失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大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為說

周子全書卷之二 通書

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利祿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為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既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為用意高遠而已熹自蚤歲即幸得其遺編而伏讀之初蓋茫然不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以句壯歲獲遊延平先生之門然後始得聞其說之一二比年以來潛玩既久乃若粗有得

焉雖其宏綱大用所不敢知然於其章句文字之間則有以實見其條理之愈密意味之愈深而不我欺也顧自始讀以至於今歲月幾何條焉三紀慨前哲之益遠懼妙旨之無傳竊不自量輒為注釋雖知凡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蘊然創通大義以俟後之君子則萬一其庶幾焉淳熙丁未九月甲辰後學朱熹謹記

誠上第一

誠者聖人之本

誠者至實而無妄之謂天所賦物所受之正理也

人皆有之而聖人之所以聖者無他焉以其獨能全此而已此書與太極圖相表裏誠即所謂太極也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

此上二句引易以明之乾者純陽之卦其義為健乃天德之別名也元始也資取也言乾道之元萬物所取以為始者乃實理流出以賦於人之本如水之有源即圖之陽動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此上二句亦易文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言乾

道變化而萬物各得受其所賦之正則實理於是而各為一物之主矣即圖之陰靜也

純粹至善者也

純不雜也粹無疵也此言天之所賦物之所受皆實理之本然無不善之雜也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此亦易文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陰一陽者理也形而上者也道即理之謂也繼之者氣之方出而未有所以成之謂也善則理之方行而未有所以立之名也陽之屬也誠之源也成則物之已成

性則理之已立者也陰之屬也誠之立也

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元始亨通利遂貞正乾之四德也通者方出而賦

於物善之繼也復者各得而藏於已性之成也此

於圖已為五行之性矣

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易者交錯代換之名卦爻之立由是而已天地之

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一賦一受於其中亦猶

是也

誠下第二

聖誠而已矣

聖人之所以聖不過全此實理而已即所謂大極

者也

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

五常仁義禮智信五行之性也百行孝悌忠信之

屬萬物之象也實理全則五常不虧而百行修矣

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

方靜而陰誠固未嘗無也以其未形而謂之無耳

及動而陽誠非至此而後有也以其可見而謂之

有耳靜無則至正而已動有然後明與達者可見

也

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

非誠則五常百行皆無其實所謂不誠無物者也

靜而不正故邪動而不明不達故暗且塞

故誠則無事矣

誠則衆理自然無一不備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

矣

至易而行難

實理自然故易人偽奪之故難

果而確無難焉

果者陽之決確者陰之守決之勇守之固則人偽

不能奪之矣

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克去己私復由天理天下之至難也然其機可一

日而決其効至於天下歸仁果確之無難如此

誠幾德第三

誠無爲

實理自然何爲之有即太極也

幾善惡

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

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此陰陽之象也

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道之得於心者謂之德其別有是五者之用而因以名其體焉即五行之性也

性焉安焉之謂聖

性者獨得於天安者本全於已聖者大而化之之稱此不待學問勉強而誠無不立幾無不明德無不備者也

復焉執焉之謂賢

復者反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過入之稱此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而有以守之者也
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徧而不可窮則聖人之妙用而不可知者也

聖第四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

本然而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而不測者實理之用動靜體用之間介然有頃之際則實理發見之

端而衆事吉凶之兆也

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精而明也不疾而速不行而

至應而妙也理雖已萌事則未著微而幽也

誠神幾曰聖人

性焉安焉則精明應妙而有以洞其幽微矣

慎動第五

動而正曰道

動之所以正以其合乎衆所共由之道也

用而和曰德

用之所以和以其得道於身而無所待於外也

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

所謂道者五常而已非此則其動也邪矣

邪動辱也甚焉害也

無得於道則其用不和矣

故君子慎動

動必以正則和在其中矣

道第六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中即禮正即智圖解備矣

守之貴

天德在我何貴如之

行之利

順理而行何往不利

廓之配天地

充其本然並立之全體而已矣

豈不易簡豈為難知

道體本然故易簡人所固有故易知

不守不行不廓耳

言為之則是而嘆學者自失其幾也

師第七

或問曰曷為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

此所謂性以氣稟而言也

不達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強梁柔善為慈為順為異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

剛柔固陰陽之太分而其中又各有陰陽以為善惡之分焉惡者固為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

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
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為中與中庸不
合蓋就已發無過不及者而言之如書所謂允執
厥中者也

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強梁

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為嚴毅或為慈順也

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矣

故先覺覺後覺聞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

師者所以攻人之惡正人之不中而已矣

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此所以為天下善也○此章所言剛柔即易之兩

儀各加善惡即易之四象易又加倍以為八卦而

此書及圖則止於四象以為火水金木而即其中

以為土蓋道體則一而人之所見詳略不同但於

本體不差則並行而不悖矣

幸第八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

不聞過人不告也無耻我不仁也

必有耻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有耻則能發憤而受教聞過則知所改而為賢然
不可教則雖聞過而未必能改矣以此見無耻之
不幸為尤大也

思第九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

睿通也

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
不通為聖人

無思誠也思通神也所謂誠神幾曰聖人也

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

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

通微睿也無不通聖也

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

思之至可以作聖而無不通其次亦可以見機通

微而不陷於凶咎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睿也

又曰知幾其神乎

聖也

志學章第十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希望也字本作晞

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捷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說見書及論語皆賢人之事也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此言士希賢也

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三者隨其所用之淺深以為所至之近遠不失令名以其有為善之實也○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

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為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文辭矜智能慕空寂為事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人能志此志而學此事則知此書之包括至大而其用無窮矣

順化第十一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

陰陽以氣言仁義以道言詳已見圖解矣

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

所謂定之以仁義

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太順大化不見

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

天地聖人其道一也

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天下之本在君君之道在心心之術在仁義

治第十二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况天下之廣兆民

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

純者不雜之謂心謂人君之心

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

仁義禮智五行之德也動靜陰陽之用而言貌視

聽五行之事也德不言信事不言思者欲其不違

則固以思為主而必求是四者之實矣

心純則賢才輔

君取入以身臣道合而從也

賢才輔則天下治

衆賢各任其職則不待人人提耳而教矣

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心不純則不能用賢不用賢則無以宣化

禮樂第十三

禮理也樂和也

禮陰也樂陽也

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子子兄弟第第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此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意程子論敬則自然和樂亦此理也學者不知持敬而務為和樂鮮不流於慢者

務實第十四

實勝善也名勝耻也故君子進德修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耻也小人則偽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實修而無名勝之耻故休名勝而無實修之善故憂

愛敬第十五

有善不及

設問人或^レ有善而我不能及則如之何

曰不及則學焉

答言當學其善而已

問曰有不善

問人有^レ不善則何以處之

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為君子

答言人有不善則告之以不善而勸其改告之者恐其不知此事之為不善也勸之者恐其不知不善之可改而為善也

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二而勸其一

亦答詞也言人有善惡之雜則學其善而勸其惡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為君子矣不改為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烏知其不能改

此亦答言聞人有過雖不得見而告勸之亦當答之以此冀其或聞而自改也有心悖理謂之惡無

心失理謂之過

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善無不學故悉有衆善惡無不勸故不棄一人於惡不棄一人於惡則無所不用其愛敬矣

動靜第十六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

有形則滯於一偏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

神則不離於形而不囿於形矣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

動中有靜靜中有動

物則不通神妙萬物

結上文起下意

水陰根陽火陽根陰

水陰也而生於一則本乎陽也火陽也而生於二

則本乎陰也所謂神妙萬物者如此

五行陰陽陰陽太極

此即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者以神妙萬

物之體而言也一云承上文而言

四時運行萬物終始

此即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無極二五妙合而
凝者以神妙萬物之用而言也一云四時即五行也反上文而言自

五福萬也

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體本則一故曰混用散而殊故曰闢一動一靜其

運如循環之無窮此兼舉其體用而言也一云混合也自

五而一動而靜陽而陰也闢開也自五而萬靜而

動陰而陽也一合一開如循環之無端而天地之
造化無窮矣 ○此章發明圖意更宜參考

樂上第十七

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大和

萬物咸若

綱，綱上，大繩也。三綱者，夫為妻，綱；父為子，綱；君為臣，綱也。疇，類也。九疇，見洪範。若，順也。此所謂理而後和也。

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

八音以宣八方之風，見國語。宣，所以達其理之分平，所以節其和之流。

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

淡者，理之發；和者，和之為。先淡後和，亦主靜之意。

也。然古聖賢之論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今樂形之，而後見其本於莊正齊肅之意耳。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

欲心平，故平中躁心釋，故優柔言。聖人作樂，功化之盛如此。或云：化中當作化成。

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察，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

廢禮敗度，故其聲不淡，而妖淫政苛，民困，故其聲

周子全書 卷之二 通書 十五 石松三百三十七

不和而愁怨妖淫故道欲而至於輕生敗倫愁怨故增悲而至於賊君棄父

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

古今之異淡與不淡和與不和而已

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

樂中第十八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于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聖人之樂既非無因而強作而其制作之妙又能真得其聲氣之元故其志氣天人交相感動而其效至此

樂下第十九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

聖學第二十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此章之指最為要切然其辭義明白不煩訓解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真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間自無別用力處矣

此章之指最為要切然其辭義明白不煩訓解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真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間自無別用力處矣

周子全書卷之三

宋晦翁朱熹註釋

明後學徐必達校正

通書二

公明第二十一

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也

此為不勝己私而欲任法以裁物者發

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

此為不能先覺而欲以逆詐億不信為明者發然

明與疑正相南北何啻千里之不相及乎

理性命第二十二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

此言理也陽明陰晦非人心太極之至靈孰能明之
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

此言性也說見第七篇即五行之理也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為一
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此言命也二氣五行天之所以賦受萬物而生之
者也自其未以緣本則五行之異本二氣之實二
氣之實又本一理之極是合萬物而言之為一太
極而已也自其本而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

之以為體故萬物之中各有一太極而小大之物
莫不各有一定之分也○此章十六章意同

顏子第二十三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敢其樂
說見論語

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
心哉

設問以發其端

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
其小焉爾

至愛之間當有富可二字所謂至貴至富可愛可
求者即周子之教程子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
樂何事者也然學者當深思而實體之不可但以
言語解會而已

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
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齊字意複恐或有誤或曰化大而化也齊齊於聖
也亞則將齊而未至之名也

師友上第二十四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

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

此略承上章之意其理雖明然人心蔽於物欲鮮
克知之故周子每言之詳焉

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是以君子必隆師而親友

師友下第二十五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

周子於此一意而屢言之非複出也其丁寧之意
切矣

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

此處恐更有由師友字屬下句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此重此樂人亦少知之者

過第二十六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勢第二十七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

一輕一重則勢必趨於重而輕愈輕重愈重矣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

重未極而識之則猶可反也

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

反之在於人力而力之難易又在識之早晚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

不識則不知用力不力則雖識無補

天平人也何尤

問勢之不可反者果天之所為乎若非天而出於人所為則亦無所歸罪矣

文辭第二十八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虛車乎

文所以載道猶車所以載物故為車者必飾其輪
轅為文者必善其詞說皆欲人之愛而用之然我
飾之而人不用則猶為虛飾而無益於實況不載
物之車不載道之文雖美其飾亦何為乎
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
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為教故曰言之無文
行之不遠
此猶車載物而輪轅飾也
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
也此猶車已飾而人不用也

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
久矣

此猶車不載物而徒美其飾也○或疑有德者必
有言則不待藝而後其文可傳矣周子此章似猶
別以文辭為一事而用力焉何也曰人之才德偏
有長短其或意中不了了而言不足以發之則亦不
能傳於遠矣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程子亦言西
銘吾得其意但無子厚筆力不能作耳正謂此也
然言或可少而德不可無有德而有言者常多有
德而不能言者常少學者先務亦勉於德而已矣

聖蘊第二十九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說見論語言聖人之教必當其可而不輕發也

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說亦見論語言聖人之道有不待言而顯者故其

言如此

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
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

蘊中所畜之名也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故孔子
之教既不輕發又未嘗自言其道之蘊而學者唯

顏子爲得其全故因其進修之迹而後孔子之蘊
可見猶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也

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
薄亦甚矣

聖凡異品高下懸絕有不待校而明者其言此者

正以深厚之極罄言天淺薄之充耳然於聖人言深
常人言薄者深則厚淺則薄上言自下言尾互文

以明之也

精蘊第三十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

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對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

精者精微之意畫前之易至約之理也伏羲畫卦專以明此而已蘊謂凡卦中之所有如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至廣之業也有卦則因以形矣

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陰陽有自然之變卦畫有自然之體此易之為書所以為文字之祖義理之宗也然不止此蓋凡管於陰陽者雖天地之大鬼神之幽其理莫不具於

卦畫之中焉此聖人之精蘊所以必於此而寄之也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君子乾乾不怠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此以乾卦爻詞損益大象發明思誠之方蓋乾乾不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則體無所措故以三卦合而言之或曰其字亦是莫字

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四者一善而三惡故人之所值福常少而禍常多不可不謹○此章論易所謂聖人之蘊

家人睽復无妄第三十二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

則謂物之可視以為法者猶俗言則例則樣也

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

心不誠則身不可正親不和則家不可齊

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

親者難處疏者易裁然不先其難亦未有能其易

者

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一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

睽次家人易卦之序二女以下睽象傳文二女謂

睽卦兌下離上兌少女離中女也陰柔之性外和

悅而內猜嫌故同居而異志

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媯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

釐理也降下也媯水名汭水北舜所居也堯理治

下嫁二女於舜將以試舜而授之天下也

是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

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

不善之動息於外則善心之生於內者無不實矣
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
程子曰无妄之謂誠

故无妄次復而曰先主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无妄次復亦卦之序先主以下引无妄卦大象以
明對時育物唯至誠者能之而贊其旨之深也○
此章發明四卦亦皆所謂聖人之蘊

富貴第三十三

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
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此理易明而屢言之欲人有以真知道義之重而
不為外物所移也

陋第三十四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
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意同上章欲人真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
陋也

擬議第三十五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
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中庸易太傳所指不同今合而言之未詳其義或曰至誠者實理之自然擬議者所以誠之之事也

刑第三十六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正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

意與十一章略同

情偽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

動而明也

中正本也明斷用也然非明則斷無以施非斷則明無所用二者又自有先後也訟之中兼乎正噬嗑之明兼乎達訟之剛噬嗑之動即果斷之謂也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公第三十七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孔子上第三十八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修也亂

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孔子下第三十九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道高如天者陽也德厚如地者陰也教化無窮如四時者五行也孔子其大極乎

蒙艮第四十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瀆則不告也

此通下三節雜引蒙卦象象而釋其義童稚也蒙暗也我謂師也筮揲著以决吉凶也言童蒙之人來求於我以發其蒙而我以正道果决彼之所行如筮者叩神以决疑而神告之吉凶以果决其所行也叩神求師專一則明如初筮則告二三則惑故神不告以吉凶師亦不當决其所行也

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山下出泉大象文山靜泉清有以全其未發之善故其行可果汨再三也亂瀆也不决不告也蓋汨則不靜亂則不清既不能保其未發之善則告之

不足以果其所行而反滋其惑不如不告之為愈也

慎哉其惟時中乎

時中者象傳文教當其可之謂也初則告瀆則不告靜而清則決之汨而亂則不決皆時中也

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為也為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此一節引艮卦之象而釋之艮止也背非有見之地也艮其背者止於不見之地也止於不見之地則靜靜則止而無為一有為之之心則非止之道

矣○此章發明一卦皆所謂聖人之蘊而主靜之意矣

右周子太極圖并說一篇通書四十一章世傳舊本遺文九篇遺事十五條事狀一篇熹所集次皆已校定可繕寫熹按先生之書近歲以來其傳既益廣矣然皆不能無繆誤惟長沙建安板本為庶幾焉而猶頗有所未盡也蓋先生之學之奧其可以象告者莫備於太極之一圖若通書之言蓋皆所以發明其蘊而誠動靜理性命等章為尤著程氏之書亦皆祖述其意而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

好學論等篇乃或并其語而道之故清逸潘公誌
先生之墓而敘其所著之書特以作太極圖爲首
稱而後乃以易說易通繫之其知此矣然諸本皆
附於通書之後讀者遂誤以爲書之卒章使先生
立象之微旨暗而不明驟而語夫通書者亦不知
其綱領之在是也長沙本既未及有所是正而通
書乃因胡氏所定章次先後輒頗有所移易又刊
去章目而別以周子曰加之皆非先生之書若理
性命章之類則一去其目而遂不可曉其所附見
銘碣詩文視他本則詳矣然亦或不能有以發明

於先生之道而徒爲重複故建安本特據潘誌置
圖篇端而書之次序各章亦復其舊又卽潘誌及
蒲左丞孔司封黃太史所記先生行事之實刪去
重複參互攷訂合爲事狀一篇至於道學之微有
諸君子所不及知者則又一以程氏及其門人之
言爲正以爲先生之書之言之行於此亦略可見
矣然後得臨汀楊方本以校而知其舛陋猶有未
盡正者又得何君管道詩序及諸嘗遊春陵者之
言而知事狀所叙濂溪命名之說有失其本意者
覆校舊編而知筆削之際亦有當錄而誤遺之者

又讀張忠定公語而知所論希夷種穆之傳亦有未盡其曲折者嘗欲別加是正以補其闕而病未能也茲乃被命假守南康遂獲嗣守先生之遺教於百有餘年之後顧德弗類慚懼已深瞻仰高山益切寤歎因取舊帙復加更定而附著其說如此鈔校學官以與同志之士共覽觀焉新安朱熹謹書

附錄

通書序略

胡宏

通書四十章周子之所述也周子名惇頤字茂叔

春陵人推其道學所自或曰傳太極圖於穆修也傳先天圖於种放放傳於陳搏此殆其學之一師歟非其至者也希夷先生有天下之願而卒與鳳歌荷蓀長往不來者伍於聖人無可無不可之道亦似有未至者程明道先生嘗謂門弟子曰昔受學於周子令尋仲尼顏子所樂者何事而明道先生自再見周子吟風弄月以歸道學之士皆謂程顥氏續孟子不傳之學則周子豈特為种穆之學而止者哉粵若稽古孔子述三五之道立百王經世之法孟軻氏闢楊墨推明孔子之澤以為萬世

不斬人謂孟氏功不在禹下今周子啟程氏兄弟以不傳之妙一回萬古之光明如日麗天將爲百世之利澤如水行地其功蓋在孔孟之間矣人見其書之約也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也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也而不知其味之長也顧愚何足以知之然服膺有年矣試舉一二語爲同志者起予之益乎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也則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知識聞見爲得而自畫不待價而自沽也則曰學顏子之所學人有真能立伊尹之志修顏子

之學者然後知通書之言包括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窮矣故此下卷書皆發端以示人者宜其度越諸子直與易書詩春秋語孟同流行乎天下是以叙而藏之遇天下之善士又尚論前修而欲讀其書者則傳焉

通書後跋

張拭

濂溪周先生通書友人朱熹元晦以太極圖列于篇首而題之曰太極通書拭刻于嚴陵學宮以示多士嗟乎自聖學不明語道者不賸夫太全卑則割裂而無統高則汗漫而不精是以性命之說不

參乎事物之際而經世之務僅出乎私意小智之
爲豈不可歎哉惟先生生乎千有餘載之後超然
獨得夫太易之傳所謂太極圖乃其綱領也推明
動靜之一源以見生化之不窮天命流行之體無
乎不在文理密察本末該貫非闡微極幽莫能識
其指歸也然而學者若之何而可以進於是哉亦
曰敬而已矣誠能起居食息主一而不舍則其德
性之知必有卓然不可掩於體察之際者而後先
生之蘊可得而窮太極可得而識矣

周子全書卷之四

雜著

明後學嘉興徐必達校正

文

養心亭說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
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予謂養
心不止於寡焉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
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
至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張子宗
範有行有文其居背山而面水山之麓構亭甚清淨

周子全書卷之四 養心亭說 二

予偶至而愛之因題曰養心既謝且求說故書以勉

愛蓮說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其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
唐來世人甚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於泥而不染濯
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
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
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
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衆矣

吉州彭推官詩序

博實慶曆初為洪州分寧縣主簿被外臺檄承乏袁

州盧溪鎮市征之局局鮮事衰之進士多來講學於
公齋因談及今朝江左律詩之工坐間誦吉州彭推
官篇者六七其句字信乎能觀天巧而膾炙人口矣
我聞分寧新邑宰上未踰月而才明之譽已飛數百
里有謂博實曰邑宰太博思永即嚮所誦之詩推官
之子也言與袁鄰郡父兄輩皆識推官第為善內樂
殊忘官之高卑齒之壯老以至於沒其慶將發於是
乎博實故又知推官之德暨還邑局聞推官之詩益
多亦能記誦不忘十五年而太博為刑部郎中直史
館益州路轉運使博實自南昌知縣就移僉署巴川

郡判官廳公事益梓鄰路也沂流赴局過渝州越三舍接巴川境間有溫泉佛寺艤舟遊覽忽覩榜詩乃推官之作喜豁讀訖錄本納于轉運公公復書重謝且曰願刻工石若蒙繼以短序尤荷厚意故序於詩後而命工刻石置寺之堂焉實嘉祐二年正月十五日云承奉郎守太子中舍僉署合州軍事判官廳公事周惇實撰

邵州遷學釋菜文

惟夫子道高德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上自國都下及州縣通立廟貌州守縣令春秋釋奠

雖天子之尊入廟肅恭行禮其重誠與天地參焉儒衣冠學道業者列室於廟朝夕目瞻眸容心慕至德幾於顏氏之子者有之得其位施其澤及生民者代有之然夫子之官可忽歟而邵置於惡地掩於衙門左獄右庾穢喧歷年惇願攝守州符嘗拜堂下惕汗流背起而議遷得地東南高明協卜用舊增新不白成就彩章冕服儼坐有序諸生既集率僚告成謹以禮幣藻蘋式陳明薦以充國公顏子配

維治平五年歲次戊申正月甲戌朔二日丙子朝奉郎尚書駕部員外郎通判永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

權發遣邵州軍州事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周惇願敢
昭告于先師充國公顏子爰以遷修廟學成恭修釋
菜于先聖至聖文宣王惟子睿性通微實幾於聖明
誠道確夫子稱賢謹以禮幣藻蘋式陳明獻從祀配
神

賦

拙賦

或謂予曰人謂子拙予曰巧竊所耻也且患世多巧
者喜而賦之曰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
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徹上安

下順風清弊絕

詩

題門扉

有風還自掩無事晝常關開闔從方便乾坤在此間

題濂溪書堂

廬山我久愛買田山之陰田間有清水清泚出山心
山心無塵土白石磷磷沉澗澗來數里到此始澄深
有龍不可測岸木寒森森書堂構其上隱几看雲岑
倚梧或歌枕風月盈中襟或吟或冥默或酒或鳴琴
數十黃卷軸賢聖談無音牕前即疇囿圍外桑麻林

芋蔬可卒歲，綉布足衣衾。飽煖大富貴，康寧無價金。
吾樂蓋易足，名濂朝暮箴。

書牕夜雨

秋風拂盡熱，半夜雨淋漓。透屋是芭蕉，一枕高響圍。
恰似釣魚船，蓬底睡覺時。

石塘橋晚釣

濂溪溪上釣，思歸復思歸。釣魚船好睡，寵辱不相隨。
肯爲爵祿重，白髮猶羈縻。

靜思篇

靜思歸舊隱，日出半山晴。醉榻雲籠潤，吟窓瀑瀉清。

閑方爲達士，忙只是勞生。朝市誰頭白，車輪未曉鳴。

贈譚虞部致仕

清時望，郎貴白首故鄉歸。有子紆藍綬，將孫着綵衣。
松喬新道院，鶴老舊漁磯。知止自高德，寧爲遁者肥。

天池

斯須暮雲合，白日無餘暉。金波從地湧，寶殿穿林飛。
僧言自雄誇，俗駭無因依。安知本地靈，發見隨天機。

遊大林

二月山房煖，林花互照明。路盤層頂上，人在半空行。
水色雲含白，禽聲谷應清。天風拂襟袂，縹緲覺身輕。

宿崇聖

公程無暇日暫得宿清幽始覺空門客不生浮世愁
溫泉喧古洞晚磬度危樓徹曉都忘寐心疑在沃州

題浩然閣

劉侯戴武弁政則心吾儒士茂先興學子賢勤讀書
猷為莫不善才力蓋有餘西北方求帥浩然寧久居

題冠順之道院壁

一日復一日一杯復一杯青山無限好俗客不曾來
往事一如此朱顏安在哉寄語地上客歷亂竟誰催
憶江西提刑何仲容

蘭似香為友松何枯向春榮來天澤重歿去繡衣新
盡作百年夢終歸一窖塵痛心雙淚下無復見賢人

劍門

劍立溪峰信險深吾皇大道正天心百年外戶都無
閉空有關名點貢琛

春晚

花落柴門掩夕暉昏鴉數點傍林飛吟餘小立闌干
外遙見樵漁一路歸

題太顛壁

退之自謂如天子原道深排佛老非不識太顛何以

者數書珍重更留衣

牧童

東風放牧出長坡誰識阿童樂趣多歸路轉鞭牛背上笛聲吹老太平歌

經古寺

琳宮金刹接林巒一徑潛通竹徑寒是處塵埃皆可息時清終未忍辭官

同友人遊羅巖

聞有山巖即去尋亦躋雲外入松陰雖然未是洞中境且異人間名利心

題惠州羅浮山

紅塵白日無閑人况有魚緋繫此身關上羅浮閑送目浩然心意復吾真

題鄂州仙都觀

山盤江上虬龍活殿倚雲中洞府深欽想真風杳何在偃松喬栢共蕭森

宿山房

久厭塵坐樂靜元俸微猶乏買山錢徘徊真境不能去且寄雲房一榻眠

遊赤水縣龍多山書仙臺觀壁

到官處處須尋勝，惟此合陽無勝尋。赤水有山仙甚古，攀躋聊足到官心。

喜同費長官遊

尋山尋水侶尤難，愛利愛名心少關。此亦有君吾甚樂，不辭高遠共躋攀。

和費君樂遊山之什

雲樹巖泉景盡奇，登臨深恨訪尋遲。長樓未得於何記，猶有君能雅和詩。

江上別石郎中

落葉蟬聲古渡頭，渡頭人擁欲行舟。別離情似長江

水遠亦隨公，日夜流。

香林別趙清獻

公暇頻陪塵外遊，朝夫仍得送行舟。軒車更共入山脚，旌旆且從留渡頭。精舍泉聲清，窈窕高林雲色淡。悠悠談終道與愁，言去明日瞻思上郡樓。

同石守遊

朝市誰知世外遊，杉松影裏入吟幽。爭名逐利千繩縛，度水登山萬事休。野鳥不驚如得伴，白雲無語似相留。傷人莫笑凭欄久，爲戀林居作退謀。任所寄鄉關故舊。

老子生來骨性寒，宦情不改舊儒酸。停杯厭飲香醪味，舉筋常餐淡菜盤。事冗不知筋力倦，官清贏得夢魂安。故人欲問吾何況，爲道春陵只一般。

書

上二十六叔書

姪男惇願啟。孟秋猶熱，伏惟二十六叔三十一叔諸叔母諸兄長尊體起居萬福。周興來知安樂，喜無盡。惇願守官於外，與新婦幸如常，不勞憂念。來春歸鄉，即遂拜侍，伏望順時倍加保愛，不備。姪男惇願狀上。二十六叔三十一叔諸叔母諸兄長座前。七月六日。

夜 諸弟諸姪安樂好將息好將息

與仲章姪書

仲章夏熱計新婦男女安健。我此中與叔母季老通老韓姐善。以下並安。近通中得先公加贈官，誥贈諫議大夫家門，幸事幸事。汝備酒果香茶，詣墳前告聞先公諫議也。未相見千萬好將息。不具。叔付仲章。六月十四日。諸處書立使。周一父子送去。叔母韓姐傳語汝與新婦姪兒姪女各計安好。將息好將息。百一。百二。附兄嫂起居之問。善。一與新婦安安。汝切勿不得來。周翁夫妻安否。周一父子看守墳塋，小心否。

周幼二安否如何也

與傅秀才書

惇實頓首傳君茂才足下昨日飯會上草草致書不
識已達否日惟履用休適惇實自春來郡事併多又
新守將至諸要備辦稍有一日空暇則或遇客或節
辰或不時聚會每會即作詩雅則雅矣形勞亦瘁故
尚未有意思為足下作策問勿訝勿訝遂州平紋紗
輕細者深得好皂者告買一疋自要作夏衫并買縹
蒲綾袴段二箇碎事煩聒愧悚愧悚急遣人探新守
次走筆不謹暄煥加愛不宣惇實頓首傳君茂才足

下

慰李才元書

惇實頓首變故不常竊審尊夫人太君奄棄榮養伏
惟號天永慕難以勝處罔極奈何孝思奈何敢冀節
哀以從中制卑情不在苦痛之至謹奉疏以慰不宣
謹疏四月某日汝南周惇實疏上

